

✕

i 25

490.9
Tg-10
2

巽石 和産ナシ越右ニ用コト云々未洋ナラス銀宋ノモハ紅砒ナリト蘭山
イヘリ此ニ医説六款能解毒毒ノ條ニ巽石可以害用トイヘリ
三十一ウ

No. 2066
19/25



富士川支庫

1287



九折堂山田
氏圖書之記

背脊通リ脊際ノ灸往ニ胃膈ノ病ニ効アリ素問ニ背者

胃中之府ト云ヘリ 脈多ヲ務メ命

水熱穴論大抒膺俞缺盆背俞此六者以写胸中之热也トアリ

背俞王臣敷説アリ 既注ノ改註ハ一カヲ指サシムル

瘀血食積左右ヲ分ツノ説ノ非ナルト邵氏明医指掌卷補

ノ説明確ト云ヒ 金匱集義三ノ十二ウ

子宮衝逆ノ症ト云ヘリ 蘭本医往ニ野ノ所ハ寒ニ金匱婦

人難病扁婦人之病云々 經候未勻令陰制手痛トアリコシ

脈ト云ヘリ 又辨惑論中ニ神聖復氣湯ノ主治ニ陰ニ石大痛

牽心而痛ト云ヘリ

營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洩
 不利心并脉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氣虛則金鬼
 肺氣虛則鼻寒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胃盈仰息腎氣精
 志志陽受氣于
 四末陰受氣于五藏始終重舌刺舌柱以鉞針也上手屈而
 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印病在腰者取之膈上
 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
 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于人迎也經
 經脉者常奇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脉之見者皆終脉也上
 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寫其邪而出其血上甚者寫之則阿甚則

什不得言問則急坐之也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臭香矣
 心氣通于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于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
 脾氣通于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腎氣通于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
 矣度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氣使然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岐
 伯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以不失其也而
 故晝精而夜暝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不通五藏之氣相
 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外伐故晝不精夜不暝營衛人有
 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之汗則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
 衛氣之道而生何也上痿厥為果木束愧之歲以草刺鼻嚏
 嚏而已雜病邪之所在皆為不足謂氣積于旬月中者上取之

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衛氣 皮有部肉有桂夫常
血氣有輸骨有屬口 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
之後是五奪也大汗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
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五禁 四未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
也動胸 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
不至者因而迎之陽 婦人元氣須者元血氣平之五者云 當補則
補當寫則寫百病 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其氣
留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
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
不得留任任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挛
也邪客 少陰脈動甚者女子壽長

穉米錄

醫季守株

溢意篇

溢字見氣六論

啟閉分至

啟謂立春以後半年閉謂立秋以後半年

分謂春分秋分晝夜平謂冬至夏至日短也尚

書後案一

落

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萃之臺願與諸侯落

之杜注宮室始成祭之為落

恍惚

素問靈蘭秘典論恍惚之數生於高宅

注恍惚者謂似有似無也忽亦數也似無似有而高宅

整之數生其中老子曰恍惚其中有物此之謂也

筭書曰似有似無為忽

惡寒者該風而言也 方有執 輯多一ノナ

中風 喻曰中字与傷字無別 即謂傷風亦可

緩脉 錢曰緩者緊之對称 非遲脉之謂也

營 錢曰一者血中精專之氣也

脉陰陽俱緊 柯曰陰陽指浮沈而言不專指尺寸也

三法六門

禹攻散

黑牽牛頭末兩 茴香兩 或加木香兩

右為細末以生姜自然汁調二三錢臨卧服

通經散

陳皮音 當歸各兩 甘遂 以麵包不令透水煮而餘取中用冷水浸去麵焙干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温湯調下臨卧服

握宣丸

檳榔 肉桂 乾姜 附子 甘遂 良姜

菲子 巴豆各 入硫黃二錢

右為細末軟米和丸桐子大早晨先椒湯洗手放溫
指乾用生油少許泥手心男左女右磨令熱握一丸宣一
二行

川芎散

川芎 荆芥 甘菊 薄荷 蟬殼 蔓精子

已各 甘草二兩 右為細末茶酒任下三錢食后服

黃連清心湯

涼膈散加黃連半兩是也

蓮殼散 治血崩

椶皮燒灰 蓮殼燒灰存性二味各半兩 香附子三兩炒

右為末米飲調下三四錢食前

四物湯 加蒲黃治娘婦漏血

當歸散 治血崩

當歸乙兩 龍骨三兩炒赤 香附子三兩炒 椶毛灰五錢

右為末米飲調下三錢空心服

定志心丸

栝子仁 人參 茯苓 遠志 志心 茯神 酸棗仁

右為末酒糊丸小豆大每服五七丸生薑湯下

化癭丹 治贅

下有數方今不贅案論中有用海州之洗豆及
海帶 海藻 海蛤 昆布已上各四味皆焙 澤瀉炒

連翹已上各赤

猪廝面

羊廝面各十枚

右為細末蜜丸如雞頭大臨卧噙化三丸

雀肝散 治雀目

青蛤粉

夜明砂

穀精草

各等分

右為細末每服五錢猪肝內煮熟細罇茶清下

枯瘤方方畧

神効世傳方

一芎黃湯

治頭目眩運

大黃

荆艾穗

貫芎

防風

已上各等分

右為粗末大作劑料水煎去滓服之以利為度
當歸散 治月經欲來前後腹中痛

當歸

以米醋微炒

玄胡索生用

沒藥另研

紅花生用

右為末溫酒調下三錢服之

三分散 治產後虛勞不進飲食或大崩後

白朮 茯苓 黃耆 川芎 芍藥 當歸

熟乾地黄已上各二兩

柴胡

人參已上各一兩六錢

黃芩

半復切洗

甘州

炙已上各六錢

右為粗末每服二兩水一

大盞盞前至半盞盞去滓溫服日二服

治班瘡倒壓方

案此方有味蓋柴物湯十全大補湯之類方

人牙燒灰存性研入射香少許每服三錢溫酒調下
少許服之不拘時

又方小豬尾尖取血三五點研入腦子少許新水調下
又人中白臘月者取佳

治蚰蜒入耳中

右用猫尿灌耳中立出取猫尿用盆盛猫以生姜擦

牙大妙

妙功十一丸 方畧 治癰

夫脹非閔藏府蓋似有形而實無形也而妄行剋伐謂之誅無辜 鍼經所謂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於府而
郭胃脹脹皮膚故令是脹論 又脹論其于脹也必審其脈當寫則寫當補則補

又有乾血屬虛者耳及又安者 全運至之脈其腹脹以水狀 又利其下利清谷奇

本木直方曰脹滿世多用消黃劑然其奏功者蓋落晨
星尔夫脹滿婦人比有之而男子少豈不以其乾血凝滯
失流利乎積年今用四物八物等活血利水之劑往有奇

效古人未見用滋陰行血藥者余以為未發之卓說

業廣曰余別有攷 靈樞脈經篇胃中寒則脹滿 又實則腸中切痛虛則
鼓脹 又師傳篇胃中寒則腹脹 又海論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

飯田耕曰中上某者嘗來上毛高崎其言多怪然間奏
効者亦有之一小兒因其母少乳汁不出貪飽諸雜食脇腹

膨脹四肢羸瘦如疳勞者乃燒落雁煎餅等三種

為末和平胃散末投之見大下利後遂痊凡食傷必燒其
所傷物服之如平胃散不用亦可

全運至之脈其腹脹以水狀 又利其下利清谷奇 又利其下利清谷奇 又利其下利清谷奇

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

千金十一人其六不
治凡所食不消方
取其餘類燒為
末酒服等七便
吐盡人心

業廣按千金方既有此法可改

案子和三法門載進食丸牽牛兩巴豆三箇去油右為

末水丸每服三十九食後隨所傷物送下

卒頭痛如破手揭頭轉輾者蓋有石膏辛涼者

有豆細辛溫者有豆吐方者應執七者應換用之嘗治眉

稜骨痛如破其人身無大熱初起一二日惡寒先与桂麻劑

惡寒除骨痛自若眼中流熱淚手不放患處余以為寒邪

暴厲偏著頭中且其人好酒異常是以毒上衝被外邪挑

出以致此病即自虎湯加黃連辛夷菊花与之痛稍緩後數

日愈同僚西谷氏嘗治外邪後又二男子寒熱往來頭痛如破

有惡寒川芎茶調散如膏

陸業

欲嘔

此症清頭痛如破
者其脈与古屬
虛者必是少陰心
經之邪用石膏月
消去辛涼之劑
不引引邪外陷
必至無救可畏之
尤甚者余嘗有
此過後車空不踏
覆轍
又有痰厥頭痛
其証多現肝證
宜道痰湯
水腫如人

与柴桂湯三日惡寒稍減痛如前晝夜不寐脈浮無力
身無大熱腹不滿舌上无潤口唇乾既非胃實症又非溫補
所宜与柴胡解肌湯四五日大便大通後直視四肢搖擗而
死後語之人或云此頭痛宜九味羌活湯類辛溫散之案宋是
附子細辛又讀儒門事親用瓜蒂湯治卒頭痛深悔前日
湯音息不用吐方遂悞人命

水腫諸藥無效世或用吸乾及以針刺之不啻無效但

命期而取快於一時恬不之省凶戒閱張從政傳神效

方有戒十五在術窮而不深思之弊也古今同轍可勝歎

哉

下條逢吉曰卒中風腹滿者宜大承氣湯

本庄某云輕粉無瞑眩其者不得製也茶碗類指摩之至

不見星為度此某能粘腸胃不離遂有遺毒之害皆因直用也

本木直方云通精宜桂枝如多主大黃如或有為苦甘也如

釣藤者蓋肝主筋通精多則為肝証也大便

初起治之有效

又云產後血暈取鹿角霜白傷服之有奇効

按此方本便產須知
之方也

傷寒明理論私攷

天保四年癸巳十二月朔

惡寒

惡寒一切屬表雖裏證悉具而微惡寒者亦是表未
解也猶當先解其外俟不惡寒為外解也乃可攻裏也

案陽虛裏寒亦有惡寒證蓋裏虛寒勢波及

於外也經曰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

草附子湯主之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

湯主之大汗出熱不忭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

而惡寒者四逆湯之主惡寒脉微而復利止亡血也

四逆加人參湯主之類是也成氏特舉附子湯條

背微寒以釋之似未盡

成氏於下文乃云若惡寒而踈脉沉細者而緊者此則發於陰也在陽者可發汗在陰者可溫裏又論惡寒云惡寒則有屬於陽者有屬於陰者及其惡風者悉屬於陽此既辨惡寒有陰陽但語焉而不詳

煩熱

煩者熱也

案柯氏云煩即惡熱之謂汪氏云煩悶而熱也善陽

注以煩徑訓熱義不妥貼他諸說亦似未盡蓋煩者熱鬱於內而味達現於外之謂若在本於表而

未汗也之間亦可謂之煩又若煩疼煩渴甚之辭互以疼字渴字為主煩字為客瀆

噦

噦者俗謂之欬逆者是也

案此依活人書之謬說詳見金匱輯義四ノ四十九

蒞庭多紀氏曰云欬逆欬噦吃忒者並係噦之

謬稱傷寒廣要

古者汗吐下三法鼎立並行但吐法最難是以後世寥寥無聞爾方今俗趨苟且人喜晚近吐法之廢職此之由以僕觀之夫醫術之難自非精研鑽核則未免毫釐千里之謬是汗下未必為易施也若苟研窮鑽核則吐豈特為難乎故^專務耳聞不^而讀古汗下猶不可行况吐法乎凡欲學吐法須先明其常而後究其變常既明則庶得應其變矣明常者何宜先取傷寒論金匱瓜蒂散條及可吐篇不可吐篇儒門事親關係吐法諸條孰讀之旁^集抄千金外臺等書吐法散在各篇者涵泳玩味咀華吸露而後堅守古式謹慎從事

○近日蘭家用吐酒石者其性接也然首鼠兩端顧前慮後遂非守法者之謂也所可務行者也
○蓋心火上炎使痰液不得下行

則得其大略明近時要之熟讀再四以上諸書韋編三絕而加以經歷之多常者明而變亦得應明近時又有永富某

吐法考元荻野元吐法編皆能學吐法互備參攷也。

張子和吐狂

診發狂者大抵心下有水飲留漉有聲乃以消黃投

之雖便溺數行其飲則自若又与苓連梔蘖似雖間有效驗

而不愈者居多因思消黃功在利下焦之濁邪不寫

上焦之火連蘖能寧上焦之火不能下有形痰液宜以瓜蒂散

湧其痰濁而後苦寒降其火張子和吐狂

後吐劑家比用之多有效驗古人皆云陽盛則狂不云其

有水飲嘗檢外甚

陸華

劉方人部

八七

方中行曰天下有不歸一於三陽三陰之病乎嗚呼仲
景歿六經熄病論不為不多也而皆曰醫者意也事物
皆歸一於意矣尚何道可言哉 傷寒條辨圖說

痘初秘後必結初結後必泄猶古人有言云秋早寒則必

煥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 呂子情欲

養生得其所互則可使之不老無病若夫延年字似甚無

謂嘗讀呂氏春秋 盡數 云聖人察陰陽之宜辨万物之利

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

之也畢其數也

驚風忌腦麝射

才八卷再行

素問腹中論帝曰天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瘡芳草發狂之
政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服之動人故心結心知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業廣白可以發香鼠之藥不宜發馬病
活人書二十小兒尋常不可過恣食涼甘生胃冷虫動其心与驚馬相類 送人不能辨

往復進驚
藥如腦射之
類遂發吐
胃虛而成慢
致馬者多矣

李時珍曰薑草
芳烈其氣辛
散上達故心腹
惡氣齒痛鼻
寒皆用之脾胃

喜芳香芳香
可以養鼻是
也多服作喘為
能耗散真氣
也本國十四薑
草

魏荔彤曰小兒痘病俗謂驚風 案此本身體柔脆易

感風寒固矣然小兒純陽之體易生內熱使腠理開張凡

邪乘隙而投則又所以易感風邪之由也世醫遠投腦

麝金石若百服百死竟為鳩毒豈有尚流傳其方

者乎亦又有用之收功于頃刻者所以世醫不復顧慮
也不知用之而當者乃小兒實熱之證用之不当者係小
兒中虛熱之疴苟不察其虛實而既與予之所以同
於鳴毒耳然小兒寒熱亦自有驅風散熱為治之法
備于仲景痘病原文中即風熱壅盛于內急為宣通
亦自有大承氣湯可與何必以腦麝散其真氣以金

補中有矣重表濕之品

陰

試取喜方檢之遂非後人所言之是找一概

石隊其真陽致起他變乎此世醫言敬烏風傳方之所以多大折生命也乎不為明其故而但言議之何以服世醫之談驚風稱傳方者乎 金匱本義注

黃芪發汗之品非止汗之藥

本艸經黃耆味甘微溫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疾五痔鼠瘻補虛小兒百病

按黃耆世以為固表止汗之藥恐不然蓋黃耆能和營衛乃所以汗止非止汗之謂其排膿止痛亦此義耳夫自汗盜汗綴屬虛補非必挾邪而然也若果謂止汗則固滋之品與龍蠟別乎金匱防已黃耆湯

烏頭湯之於歷節

方後云服後當如虫行皮中從腰下如水後坐被支以一被繞腰下溫令微汗差果謂黃芪止汗邪烏有令微汗之理乎其他如黃耆桂枝五物湯治血痺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及桂枝加黃耆湯治黃汗亦未不帶發散之意 何氏醫備云本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無清熱去濕之品徒取固斂得無雍乎此方恐是錯簡終不可用案此不知去濕 注家皆泥補陽固斂之說不可用之義我故有此說 不出範圍張元素乃云無汗則發之有汗則止之亦可謂首鼠兩端耳 天保甲午三月

桂枝湯性溫沉言震云今人此証則用黃芪可見黃芪與桂枝性用不甚相遠也 金匱要略卷之十五下

千金黃湯麻黃黃芪並用而方後云服小汗三服大汗 陰匱中凡

本草綱目十三上黃耆發明引李杲有與桂同

魏說按
錄之

陸

古賢製方有後人執臆思議者故去加其方寧乎失之
墨守在今醫家或執每藥之性太加古方者不一而足

雖其說鑿金有據遂取小忘其大體遂失立方之意嘗

謂桂枝湯解肌發表之劑用之虛勞加龍骨牡蛎若夫令

後人斷之桂枝虛勞為用解肌况桂姜辛溫之味助其虛火

乎乃即減彼去此恐桂枝湯无完膚月矣魏荔彤注金匱桂枝湯云男

子失精出血何于桂枝湯驅几行衛之事後人見而掩口以笑矣不知

仲景有深意存焉桂枝扶陽也而即以升邪芍藥補陰也而即以收氣

佐以生姜宣浮也佐以甘草大東益胃氣也佐以黃骨牡蛎收澁

腎中空虛滑脫之氣也
蘭軒伊澤公曰傳藥痔漏施外治瘥後往發咽喉

痛以肺与大腸合也業廣按傷寒論厥陰篇便膿血

者其喉不痺

病瘰癧人他日多發勞瘵金匱虛勞所謂馬刀俠癭者皆

為勞得之是也

脉李韜要不載大脉

大傷寒論太陽篇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金匱虛勞

曰脉大為勞曰勞之為病其脉浮大曰人年五六十其病脉

大者痺俠背行曰大則為疝疝曰其脉浮大不治疝曰脉浮

大者越婢加半復湯主之安本此小

案大脉多是虛若白虎湯脉洪大則非虛例

陸

陸

隨

命垂絕之前其人氣色慄^{肝氣}發癰者是甚危^候所
勿以其精神不乱忽視之所謂燈火將滅必添其光者
靈樞經^壽大剛柔云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
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

下/鍼灸有補瀉一才參灸(同篇曰)陷者脈血結于中而有著血寒故夏分補瀉可矣

靈樞經^壽陷下則灸之傷寒論^{厥陰}傷寒脈促手

足厥逆可灸之^又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之

陰云。又官能扁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終堅取火所治之。又鍼之所不為灸之所宜

針大義我類經此云卷銅針灸多是浮灸腹股部是補未得的證新

筆于此灸洩邪氣以說見千金外台灸之大義云此一洋

靈樞經北自胸膈^二勝氣^三之向心膈^五之向肝膈^九之向脾膈^十之向腎膈^{十七}之

難經五十九難論^難狂云少臥而不

余嘗見狂人灸尾骶當時未不知所據頃讀靈樞顛狂篇

有灸骨骶二十壯文因知俗間所傳未無所據凡叙狂證靈

樞為詳^{金匱五藏風寒積邪果云魏若以物注云金匱乃內經注狂之故岐伯云}

戴人三法六門丁香化癍散方後云男病女乳調女病男乳

胃痺^{靈樞本感篇肺大則多飲善病胃痺}

胃痺^{胃痺}重者即心痛其因有痰飲有氣癖有瘀血故有

互啻溫劑者有互氣瘳者^{柴胡桂枝吳茱萸有互血瘳者金匱胃}

延年生髮形此春降氣之乳

互啻溫劑者有互氣瘳者

互啻溫劑者有互氣瘳者

痛者凡其所言
並可資攷核至
千金九種二痛後
煩其目也元補
實用、匡說五痛
竊按上古神九者
多奪其大數儒
書中比有此例
至醫云、遂一充
其數、疑漢以後
之人所名
之為戴冠為五痛
故散骨以蔽之為戴
之理在刺灸亦不之致
邪在者百病中尤為
可畏、寒心之大義詳
靈邪容痛、氣厥、
其於金匱、移、
○桃核承氣
○之刻也、後用

痺諸方多辛溫之劑其所論亦多虛候再令試之甚有
殊驗竊思病有虛實曾痺豈不獨然乎頃見病胃痛
者往、吐血或至不可救蓋不由於血留胃中乎因取外臺心
痛門檢之用當歸者亦有用地黃者有用犀角者有
用桃人者有用延胡索者雖復又引古今錄驗療久心
痛腹痛積年、定不過一時回還發、甚則數日不能食又
便出乾血、躬天下方不差甄立言為處犀角丸服之數日則差
可見古人簡樸雖不言其因亦因乾血者多、今濃寒其律方
病者腹胃鞭滿心痛短氣肩背強者互桃核承氣者有血
調血者外台引延年有旦生地犀角者夫金匱殘缺之餘蓋
當歸所引

金匱吐血門煩欬者必吐血今驗之心痛欬者有卒然吐血之變可畏
醫說卷下曾痺條羅醫以為胃府有血也二十遂取生菲數全服之也雖白之意欬

舊不止乎此合因表章出之尚足補金匱之缺天保甲午四月廿日

金匱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可見論觀存而方缺亡

反胃有屬瘀血

愚嘗論婦人反胃多是乾血人或怪反胃原水飲而指為血因

今揭之以證其說金匱要畧水氣云胃少陽脉卑少陰脉細

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為血血不利則為水名曰

血分天保甲午五月廿九日

治水之藥善治血

魏夢彤云黃土以土制水獨奇以土制血乎猶龍骨牡蛎治

水者可以制血之義也金匱黃土湯注

收野金助平素患
痰飲嘔吐服瀉心
湯類而差每歲
發如此後一月卒然
吐黑血升余更下
黑屎而死
然其亦
隨

貴豚似敬馬痾

貴豚既非有形之實邪，亦非無形之虛寒，乃散漫之熱邪，驟發之敬馬痾，而非他真痾漸成之可吐下攻矣之比也。貴豚之名，今希言者，至遂置而不講。夫因火邪奔驚，因水飲奔驚，自臍下上衝心者，三當為奔豚而治之。

王冰

四庫總目引晁公武讀書志作王砮，砮即砮訛砮字。說文不載，蓋俗字也。而与砮絕不相涉。說者遂為子美之重表姪，改作砮。段氏玉裁說文支部注亦引亦作王冰然作砮者，晁氏之他

无所攷，未可執一而律百。且冰是水之凝而精者，不與于啓玄子之義，我不相合。醫勝可攷。

禁示如藥法

杜蒞庭多紀先生云：林示義，我不了，或是与慎同義。我業廣按：禁示猶謹也。禮記緇衣：林示人以行注。慎謹也。易坤注：及廣雅釋言。乃禁慎也。五刑謹，外台秘要十八卷脚氣不隨方中，引崔氏小飲子法後，慎如藥法，蓋禁示慎音異而義可通也。

馬羊

凡大者曰馬，時珍綱目而小者曰之羊，古人未言及也。孟子曾子嗜羊東東，即羊矢束束。朱子語類：羊東，只是北邊小東，如羊東矢大者。

大觀本草文屐序：唐慎微作唐謹微，避諱也。
又：慎謹也。又：謹慎也。
千金方：廿四股肚門，治肚門滯出方後云：慎舉重及急帶衣，醫心方七引慎作林示。

本草羊桃蜀羊泉並細小之美也

地黄

古用生地黄者皆涼瀉之劑金匱百合地黃湯方用生
地黃十而方後乃云大便當如漆而至此其活血滋陰則用
乾地黄然通鑑未有後世熟干之製故其所用亦有

古用地黃之別凡有三一則生地黄即涼瀉瀉下之金匱所載如

百合地黃湯是也程庄二則用乾用即活血滋陰如千金三

物黃芩湯是也三則用乾地者而或煮以酒或漬以酒或以

酒服如八味丸方後酒下苗者葭丸方後空服大黃麻丸方後

一程庄
可改

防已地黃

蓋溫經少後人
用熟地之意

余嘗論生地黄有石膏之意頃嘗治疫病便秘而非消黃泥者用乾者有奇功蓋滋
潤似芒消之潤
下頃讀感記
篇言合余意
因揭于左
曰蓋發表既
多則津液乾枯
宿物燥結而不
能出故必重用
熟地使陰血下
潤則大便自通
宿物自下也

黃土湯方雖溫補之劑不用酒者以方中有附子故耳後世

製熟地黃其法便易且不違古意抑便易可行近日復

古家或言八味丸涼血破堅之劑大不以後世所用之美是此知

似更不知方後酒下之美蓋知一而不知二而已矣天保五七月廿四

小兒

凡小兒純陽宜常見風寒不可溫被厚衣使其以過補

養又宜屢剃頭髮以散鬱氣啞科往々疑畏風寒

觸冒以致過養謬也韓性子云嬰兒不剔首則腹痛

誠非虛語小兒調養法當以信了初為名

香川修德系選
云大麥性味輕
而粗糲骨疏非
病人所可食且此物
維存柔而外更
硬難消化故手
宜食胃弱之人
勿食也

大麥消導不補脾

世皆謂麥健脾胃余以為是未明所以健之理夫麥類消導
之品有宿食滯留脾胃不水腫脚氣脾胃失運動者當麥
飯來飲消導之若脾胃虛冷清穀下利不可用之人或為補

脾非 甲午十月廿七日

脾虛下利 亦有湯子用

脾胃虛冷嘔吐下利雖宜灸木而六君子湯不可妄施何則半
夏陳皮利氣行氣虛冷不堪之余治脾胃及胃知其然日

血分水分

金匱水氣篇所載血分証世多有之後人不言余嘗用

苦手 苦湯多效有効

苦手

王水注素問金匱真言論曰心苦手毒為事善傷者
可使按積抑痺 三篇金匱真言論心苦

雞肉汁益血液

汪昂云烏骨雞煮汁飲益胃氣 本草備要 余從弟高

鳴為民 輯 嘗治血液枯涸胃氣虛乏者本方外兼

用之有奇效 千金十七 脾枯梗圓方後云下後當大虛口乾可作 鷄羔美飲五合

內經說法而不及變

嘗讀素問以為今人井蛙之見往往以素問為無益於治術此

續醫說一序王師
先公字子述之遺稿
禮曰熟讀素問
耳

難經一難十二經
有初脈和而吉以
大者之也何謂也
內經難經一難改
三關寸口寸口寸口但
寸口寸口寸口寸口
寸口寸口寸口寸口
寸口寸口寸口寸口
寸口寸口寸口寸口
寸口寸口寸口寸口
寸口寸口寸口寸口
寸口寸口寸口寸口

三部九候論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飲食增減
飲食增減

夜間寤寐
夜間寤寐

於是問曾中
於是問曾中

殊不知素問說法之書而非言變之書也
或冰非單注之亦循
里守其法而無復異論也
然而比之後仲景等之書論之
則誤也
傷寒論トモ傷寒一書太陽之ナド皆法ヲイフコシラ味フヤリ

移精變氣論言色脈者比
可見古聖亦無別奇異也
凡此一篇可為海內疾醫百家之龜鑑

五藏生成篇舉脈狀云夫脈之小大滑濇浮沉可以指別也
大滑濇浮沉六字可以統概它幾百脈狀
若多歧迷惑者
恐不得脈之大綱
類經五卷脈色類十七篇
言解讀アリ愚說ハ暗

診候次序之則

凡至病家宜先問其病所由起并日數及服何藥

三部九候論云
三部九候論云

而後臨其牀頭觀明堂眉宇面目是當追次熟視
○次問其所苦寒熱有無元氣通塞它及其病當
有之證此際要聽聲音微甚

○次診脈互默思不可拘它事診已畢乃揭其袖

驗手臂之瘦肥視手指爪之血色
素問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

○次候唇舌

○次按胃腹先按人迎脈候虛里之動
素問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動衣宗

氣泄而後指頭按心下已及助脇已而掌按中腕以

下臍以上視其動心手及指頭驗臍傍拘挛癢塊有

無引及臍下膀胱已而當手心候臍下之動良久後問曾

於是問腹中痛不二便秘利清濁
○次按病人膝脛見其冷暖問其輕重候跌陽脉
握指頭

脈多務亂論膝者筋之府

依脉要精微論診法常以平旦

按腹不宜食後 又手宜用左勿為煩而易之

診脉不宜行步後坐半時許而診之

病人卧不能起者診之不可令側卧恐傷脉失運也

喘悸之人腹不宜強卧若強令其卧必胃腹忪悸大

左手用寸未微乃
大便和八難二鍼角
此知為鍼者信其左
不知為鍼者信其右
保靈脈在信其左
謂其法全在善用
其左手也トヤハ
鍼六左手ヲ善
用之ヲ好ト云

失診候宜仰而按之

按腹病人足不可伸宜少屈之不然腹裏往拘急蓋

以筋無餘裕也

新病多實久病多虛

余嘗思新病宜攻劑久病宜補劑後讀素問知其必然脉要精微論云徵其脉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脉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脉与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脉与五色俱平人氣象論云脉小弱以瀼新謂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
金匱婦人雜病篇述婦人之病之久為肺癰又云久則羸瘦脉虛多寒
脉貴有神韻
素問平人氣象論論脉之胃氣洋洋矣後人云脉有神者皆本於斯宜孰瀼瀼

余嚮發此說後通觀當時名高之所處用古方者多貴直達用後世方者多涉多岐然而新病多愈於其方者久病多愈於後世方者若使使再延其性為宿疾醫家尤不可不留神焉
月朔頃漢徐氏送李源流論時全全說因知人心不甚相遠云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之所謂虛者視心虛也所謂實者多謂邪實也

又玉機真藏論新校正引楊上善說胃氣甚詳奇哉
攷難經十五論時之脉必曰無胃氣曰死又必曰以胃氣為本
據十五難攷之脾脉平和之時不難可得見至衰初見故帝本以胃氣為本也

素腹中論說伏梁云此久病也難治居臍上為逆居臍下為從勿動也奪又云不可動之動之為水瀉瀼瀼之病愚謂凡諸病當具此意不特伏梁六元正紀大論大積大聚其可犯也

牛肉

世有餌牛肉者余初不得其解讀素問知其不可
 餌之證蓋牛肉病屬肝經之人宜餌之牛肉甘溫滋
 血液夫肝藏血不燥必筋急必羸削所以宜牛肉也若
 肥人多血不在此例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色青宜食
 甘粳米牛肉東萊葵皆甘王冰曰肝性喜多急故食甘物
 而取其寬緩也

味過者不宜多食

金匱六果實等禁忌廿五梅李子林檎等皆之不可多食多字眼宜改

余嘗視醫家食物禁忌大畧各執前人所述或世
 間口實以供一時耳退思本草所載不可不知則固

凡人之體當以太過不及為消息
 其味不宜某病某物不宜某病則其未也所謂食飲者無灼寒無滄寒溫中適

多食必自裁也命曰五疢可致

頃閱靈樞五味篇其論五味之禁宜甚詳當以為為準據勿拘後人過鑿之末說又九鍼論五藏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而欲食之不可多矣必自裁也

但執以臨病恐有蠲柱之患今竊定其法雖似枉撰庶无霄壤之隔夫諸味甘甘大酸大苦大鹹大辛之品皆其受氣偏必無益於病者執七者空審之余故其品無毒者亦味偏者概而却之况世不令食物假令終身不食亦有五穀之腴膩明斷之士勿囿姑息之說

虯人常有之

東方朔神異經言消穀蟲按觀胃中冷必吐虯傷寒

嘔甚則長蟲出素問欬論胃欬之狀欬而嘔甚則長蟲出等語

意知虯人常有之

牡蠣

虛五味篇甘入于胃平胃柔則緩則動動則令人悅心按甘味不宜

素問欬論胃欬之狀欬而嘔甚則長蟲出等語

等語

伊澤柏軒云牡蠣者芒消才利水者而利水者

芍藥

與當時所試

芍藥世概謂酸收無復異論今以古方所用攻之大率皆苦洩之藥而遂非酸收之義如大柴胡湯桂枝加芍藥湯之芍藥是也按本草經味苦平證類本草所載諸家之說其言酸者唯雷公一人耳其他或曰苦神或甘無毒或鹹或鹹或寒或寒各不一其功亦多神或甘無毒是破堅逐痺通壅止痛之義特本經益氣藥性論補腎氣日華子補勞之語者蓋謂所病者宜通也乃有補益之義猶古人用

峻之藥謂補益如大黃鹿茸遂非後人所云補益之

義其分赤白之說始日華子而亦非古義西究之芍

藥藥味苦有活血之能夫活血則和營則所以發汗

又所以斂汗桂枝湯中芍藥佐桂枝以解表以其和營故

也而注家乃云於發汗中寓斂汗之旨說似巧而實

古義我背馳後讀成氏注傷寒論小柴胡方後加減

法腹中痛者加芍藥云加芍藥以通壅方有熟白芍藥通

琴注桂枝甘草湯條云不用芍藥者不欲其苦洩也此

二說可以確可謂隔中舍并矣足以確愚說矣

嘗語之伊澤柏軒信重柏軒以為味甘本經曰

太陽中篇病常自汗
出者此為榮氣不和
者外不諧以衛氣不
共榮氣和故故外
榮乃脈中衛行脈外
復發其汗榮衛和
則愈之桂枝湯安
自汗而復發其汗
見桂枝方無斂汗之
桂枝方為芍藥仍結
病論云芍藥為君
止痛復利和榮
宗印本經九下後
皆去芍藥者蓋以
芍藥為共洩也
本經

可謂之和裏

芍藥味甘唯桐君言之而對檢之古方甘能緩
中建中之所以倍用為藥辛甘發散桂枝為根
之所以用為藥但甘能泥隔乃胸滿所以桂枝去為
菜也

張衡南都賦

張衡南都賦詩扁鵲鳴鶴黃縞魚鱖魚以為芍
藥註芍藥五味之和藥

北山醫名所可及

金匱防已黃耆白湯方後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又水
防已黃耆白湯條腹痛者加芍藥

又按千金外臺端去風之劑如續命等湯方中多用芍藥
知和禁之品不復容疑

千金方卷八風

散於後云五十日知
百日瘥一年平復

知下差瘥性寒

素問腹中論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 靈樞寒

熱篇一刺知三刺而已 馬云一刺則知其病之將去
三刺則病自已矣

醫腹中痛

驚風癇古今陰陽

素問大奇論二陰急為癇微二陽急為敬馬

中風不拘老幼 附辨俗男發右愈女發左愈說

大奇論胃脉沉鼓漻胃外鼓大心脉小堅急皆偏枯

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瘥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瘥

三歲起 王冰曰從謂男子
發左女子發右也 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

白汗猶白湯白粉
之白湯粉其皆色
同而猶白乃形容
其物之字也
渭汗為白汗猶滑
湯粉等白湯
白粉並形容其物
之義非有深義

白汗

白汗字見經脈別論及生氣金匱大烏頭煎條王氏
不解吳崑曰白汗者氣為陽其色白也愚按素問又
有魄汗生氣通天論王氏以流汗注生氣通天論曰汗出
未止注陰陽別論曰流汗不止他注家皆以肺合於毛
故名魄汗猶魄門之魄解之竊思白汗魄汗或是義我相
通而流汗之解為安其白字者形容流汗耳非有深義
魄亦非魄門之義近日或云白字迫同疑散金

調經論白氣微泄

血病而上部有患者必兼氣也血病屬下部未必兼氣故桃仁承氣桂枝茯苓丸
類能治下焦有痰者而不能治胃膈之痰余屢攷其理於是治胃膈有痰血者用回春

活血破血辨

如方黃連解毒
湯猪苓湯皆
能治上焦之血可
類推三方主治皆有
如桃仁桂枝茯苓
丸茯苓丸後人
牛膝散其經
活血湯皆能治
下焦痰血之藥也
余去歲若活
破血辨今更
以此說為他日
試驗之地
天保七年四月七
月十一日

裏有蓄瘀之血者不宜活血活血之藥多是滋陰如地
黃黃連麥門阿膠當歸等類故世以為婦人聖藥概以四物之
類而不怪也調經論亦不其也今攷之裏有蓄血者不務去
其瘀而徒事活血行血其害猶胃實不用消芎而唯用
石膏知母不啻熱不清抑將斃命誤在毒不其本而
求其標也按活血行血之藥多屬寒涼如破血之藥多雜溫
藥所理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則注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
素問調之義我欽仲景桃仁承氣中用桂枝之精義當深
思味之

內經用藥法

五常改大論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
熱盛衰而調之故日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
毒者以厚藥不能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氣反者
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熱以寒
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
清以溫熱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
久清新同法

又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
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

醫經凡服藥氣與食氣不欲相連食氣消則服藥氣散則進食其藥有食前食後者皆宜審此出項碎錄

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
使過之傷其正也

王冰曰無毒之藥性雖平和久而多之則氣有偏勝
則有偏絕久攻之則藏氣偏弱既弱且因不可長也
故十去其九而止服至約此則以五穀五肉五果五菜
隨五藏宜者食之已盡其餘病藥食兼行亦
通也

宋良藥苦於口者謂不自於口也非甘苦之皆甘藥亦謂平溫之藥也亦非甘苦之甘解釋非揚權扁杏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品而疾形分

甘藥多非消劑調和

靈樞亦氣感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針而調以

甘藥

又始終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

不可飲以至劑又九針論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唱馬之當治之以甘菜

頭痛

世有頭痛刺尺澤出血法頃讀靈樞厥病篇厥頭痛

刺頭中之絡而至真心頭痛屬不治但頭痛有所因

而發者必求其本刺絡則末也義我見洋原書

肝厥頭痛後人依厥頭痛之目名之

陸筆

腰痛刺承中

靈樞終始篇病在腰者取之膈熱病篇風瘧身反折

先取足太陽及膈中盛雜病篇厥挾脊而痛者至頂

頭沉然目眩然腰脊強取足太陽膈中血絡

內經云百病生于某者凡三

百病生于凡而病生於氣風者百病之長也玉机真

靈樞百病之生也皆生于凡百病之始也靈樞百病之始也

病名有古今之別

病名有古今之別

素問凡論熱中

鍼經之名古矣其分
屬必非古色蓋後人
因難合真和論八
一篇文以分此書疑
素問所謂針經已亡
佚者居半今之所存
必非全書後人乃分
割別錄以合八十五
篇也天保戊戌
五月廿日

凡病有得於緩者
有得於急者地
未至經歷未多則

陰陽志象大論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成也可待衰而已

古之時未有病名自有哲者以往始有病名蓋實洋而名得
以命但世質人樸猶未甚備故往有與今相乖者所謂見執
名中執見寒名寒中見有寒者名定執之

靈樞篇名非作者所名禁服篇針六篇其義今莫知其義
試取靈樞篇名參之篇中多牽合傳會如淫邪癸夢篇則
與前病傳篇本一而強分為二篇又如順氣百分為四時亦
非古人名篇之體他參核本書可以知會者其當作作者所命

當病勢方盛時不可強折其病
雜病不可期之訖則置而不論特就疫邪始末之理論之
病勢將張之際蓋不可抑遏唯當從其訖而投其藥世間

初卒之段首銳意欲奪病未熱未陷胃妄用石膏知母胃未實

徒與消黃田究之坐江河之決勢不可遏唯疏其流塞源之義

若夫迎而奪之者非此義經所謂無刺熇之之極無刺瀉之

之汗無刺渾之之脈是可擴而及藥方三句素問瘧論又靈樞
逆凡篇馬云甚有說

義稍異愚說天保乙未六月六日

岐伯高雷公少俞少師

政素問靈樞所載於伯高少俞則黃帝問之者而於

雷公則黃帝答之者也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悉乎

或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

此同火相其雖其味有五

水腫

藩士赤見某妻^海產後^前患腫數段百藥漸得少
効三年前又^患產後^後腫因^時入^寒熱悸動合柴胡姜桂
証本方內加茯苓令別服大調經散應効如神洪腫頓退
但以其人裏有乾血故水停蓄不行今腫退標已治矣而本
未能愈^然厭凋理藥治之煩劇忽尔止藥後三年之間
顏色青黃爪甲无澤爵不快費人以此今茲五月上旬寒熱愈
胃膈痛心中悸呼吸息迫脉弦緊先投柴胡姜桂數日
寒熱去胃痛自若投心氣之考三和煎乳無寸効六月上旬
腹脹如鼓足胫浮腫小便^秘日三四度大便^利一兩行竹腰

某日雖本屬血分而急宜治標投禹水湯^{其皆}
鹽味日喫^{小麦飯}赤小豆^{ワセノアツキ}熟煮又食鯉魚^{尺許}湯煮內
入昆布^{方寸}者十片^加花椒^{五粒}病者忌食^{不得也}少加^名古^丸味^醬
又量小便^視其多少^得得^得又曰濟生補氣建中兼用亦可

余於是欲擇水腫效有志^{六月十一日}

金匱中風門才條
論中風甚詳

按口眼喎斜在左則
邪却在右在右則邪
却在左金匱乃云
邪氣反緩正氣即急

臣

覺多肥魏荔形
注金匱原節篇云外
盛者中之虛所以肥人
多氣虛也又云肥人
平日陽虛于內者多
非扶助其陽氣則
邪之入筋骨固難
于輕使之出用附子
于肥人尤所宜也此
說可推定中凡

病中風者喜嗜卧

方十八

少壯之人喜眠氣血俱多也老衰之人不嗜眠氣血少也而發
中風之前往嗜卧不異於少壯是必有所壅遏於裏也頃讀靈
樞大惑論義更了然曰黃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
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
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
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卧陰氣盡則寤故腸胃
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
久其氣不清則欲瞑故多卧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
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黃帝曰

其非常經也卒然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
上膻之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於陰而不行
故卒然多卧焉黃帝曰善治此者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
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知其形
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按味皮膚濕分肉不解可知肥人多病中凡

徐氏區云字廣後云凡古聖之病之名必指其宜之名中凡則其病屬凡
一者既為凡病則主病之方必以凡為本故仲景候以凡引凡
凡已地者均及唐人大力後名等字皆多用凡字而因症施治

中學古人泛并腹中而適合脾中史之義也初未嘗中道為脾也

○小建中乃補肝之藥故金匱云勞傷小建中主以有血以非時便血又其以中虛寒補血尤虛痛此等皆因肝系血之義故補血乃補肝之藥云云

金匱婦人雜病篇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注家以以補脾胃為釋亦拘脾土中央之說也

建中名義成氏所謂溫建中藏之義也至以中央脾土解中字似數金中泛指腹中素以平人氣象

按至云九猶可強之其目至七十九十終不知何是七十何是九十

骨之論七疝素問論七疝可攻有七疝按素問論七疝目而甚其則而道名則元素問唯云瘕而渠源有八瘕並後人之所託

小建中湯

乙未二月七日金匱一夫肝之病補以酸助以直苦益以甘味之菜潤之

愚嘗檢諸家注建中湯條皆導屬之脾土之義今試取

經文展玩之取就藥味論之蓋病空屬之肝經曰肝者急

食甘以緩之時論又曰損其肝者緩其中古難方以芍藥

為主藥乃緩中利血之劑也以為藥為主依千金名多善妙弦為

少陽之脉瀯為血不流利理當腹中痛君唯弦小柴胡之

而瀯是其所以先与建中也故建中緩肝之藥柴胡疎肝

之方必非補脾之義中字泛指腹中而言勿拘脾土中

外之部位素刺熱痛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脹多卧身熱至注肝之脉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便不通先黃腹脹多卧也業廣按肝与膽合當其相榮

按瀯凡氣血不流利則其脉瀯不必虛也太陽中府六條二陽併病多何以汗出不微以脉瀯故知也

建中名義成氏所謂溫建中藏之義也至以中央脾土解中字似數金中泛指腹中素以平人氣象論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王水注中謂腹中也金匱小建中以性腹中痛知中乃腹中

七九言其大數

古人病名云七云九皆言其大數一充其數者蓋晉漢以後

及所創檢其目並煩碎遂非漢以上人所作若非病名者

非此例難經九任之為病其內若結男子為七疝女子為瘕

聚病厚候命始有七疝之目金匱要略九痛九治九種心痛

千金始有九痛之名金匱證有婦人三十六種疾文巢源亦有三十六疾而曰以

五行配當

古經說五行不遑毛舉配當生剋無往不然後人或陷

其徑路設多辯之遂不知其大綱有慧眼者乃五行

無益於術一概廢而不論夫素靈殿西家之六經五行聖

其陰間有不拘
五行所拘者
使人知其變也

仲景借內經難經
之目者
三陽三陰
本脈

賢之所演，可廢而不論乎？若畏其拘泥，概棄之，所謂因
噎而廢食也。余嘗謂素靈說法之書，而非言變之經。攷
論五行者，使人知其法也。在方今之理，在醫家診病試術，
自有至當之理存焉。至當之理，何當法仲景耳。仲景之於傷
寒論，非不取素問之經，及陰陽五行，但以之為大綱，紀於配
當部位等，則甚畧。然而律之陰陽五行，无適不合。故法仲
景，求其至理，則自合陰陽五行。要之醫者，自病情病機，求
之則陰陽五行，不必求而寓其中。若自陰陽五行，求之則必
空煩碎，終不免陷空談。

按肺主欬而素問又云五藏皆使人欬，三十四難說五藏所主

隨

而滑氏注之曰：然肺主聲，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腎主液，五
藏錯綜，互相有之。

藏府

金匱真言論有五藏六府之目，而詳論之。然考金匱秘典六節，藏象並連言脾胃，不分之。蓋古義也。

古在腹中者，勿論藏與府，總名之藏也。府者，外而不中之謂
府者，出入之氣，我蓋九藏十二藏之目，於府則不然。攷難

經三十八難，五藏六府之目，非有定格，謂五藏五府，五藏六府
六系六府，似皆可。可知六府之目，成於此。古按為若內而不出之
謂府者，出入之氣也。

方藥

一方有寒溫，一藥有冷熱，方之寒溫，乃其大體也。藥之

仲景言五藏六府
金匱下利篇六府
氣絕於外者，手足寒
之，去感氣絕於內者
利不禁也。

冷熱乃其細目也夫方之為用數藥合知而後始可定寒
 劑也熱劑也也若溫劑而有冷藥寒劑中有溫藥者乃論其藥
 性味漫然去加之謂能詳細目而不知大綱近日用方者不能通
 改他方以備變唯連臆斷之然於去加之義我猶不失大體者在焉
 若說而喻之猶有不失條理者是可惜也又有能讀醫方頗辨
 藥性使用後世方者見其處劑如精密可敬焉而去加甚煩是
 其人醫道本議論勝駕用古方者下而余不肖以為善者者
 必有失大體也古人之革方者亦有其初名之則殺人今而合
 之則益壽呂氏綱經方者必知大體辨藥性者或有失
 數至空者余故不甚喜局方之去

初文字勿誤後世方者古方多未觸目傷字色復未
 讀過而徒博文字求之方者不可謂亂雜系統矣夫古方
 在方者其行也而方中一經誤則方者之為就虛見
 地耳

注仲景之方不宜各味說其功

余嘗視諸名家說仲景之方各味辨其功如犀照山數有甘如
 縣鏡照妍媸而參之各異其說終不得其要領以余視之雖
 某味有某功各配合滋藥為一隊則不宜各論其功蓋麻黃湯
 發汗之重劑若救試以麻黃一藥用之則必不發汗故以各成方以
 之味各論其功必戾三方之意夫各藥論其功則在本草

中風 金匱云一門
又云短節

風

又案凡風邪在表則必身必痛... 引伸以凡有痛之病皆名曰風... 伊藤氏長胤以風解以氣皆氣血防也

風論風者善行而數變故古凡病以風名者不可勝計以余視

之未必無其義... 其說以是然古人命名多

本其所見以命病就病因名者十中之一耳... 外來之邪其說雖誤而其名則古唯如癩凡落架凡骨槽凡

鶴膝凡... 時蒂說米曰此者不風高誘注風落也即此義也

以狂為風者取... 其說以是然古人命名多

外來之邪其說雖誤而其名則古唯如癩凡落架凡骨槽凡

風者宜而疾... 凡此為風之字... 按謂兼為風亦古義也... 莊子廣雅可証

感冒

古勞風今感冒 仲景所謂中風

方中行條辨曰... 世俗又有感冒之稱蓋由愚夫愚婦

不知中傷与感本... 乃諱中傷為重而起趨感冒

為輕以便慰問之... 原無閑輕重之義浸去

貴格致窮理明道... 一從流俗直欲於虛文

上爭差多不究... 於往哲可不正

熱而振寒... 此為勞風之病帝曰汝之奈何

中年者五日不精... 七日不出則傷肺

少壯之人三日... 七日不出則傷肺

肺氣ヲ傷入故... 田和

肺氣ヲ傷入故... 田和

△傷寒論

太陽病誤治多水氣泛溢之症
小青龙湯茯苓
四逆散真武湯桂
苓木甘枳芍五苓散
半夏厚朴生薑厚
心旋復代赭湯太
陽胃以十亦以皆
以之也

太陽篇曰本太陽病
惡寒發熱因爾腹滿
時痛者屬太陰也
余嘗謂三陽與
三陰相比對今讀
太陰篇太陽篇
經句頗多對太陰
少陽傳注者多
少陰陽明傳注
者亦多竹厥陰
病病相互相發有
可謂之傳經者有
謂之直中者有可謂之
者要之仲景特謂
之屬無傳注且
之目唯理則有之不可
強執解各條或
因入陰篇田黃遂為太陰與陽明相表裏大誤

傷寒論中方後煮法
目七八天張少
人穀氣強進一
服最宜多服
漸少後一服最
須火

嘗謂傷寒論中不曾及滋潤陰潤燥之方而其論或有不及滋潤陰潤燥者而縱令散之之餘不一及之何也特矣甘枳枳一方可補其不足而中亦不可一方治眾疾則此制選屬缺典退改滋陰之方乃非去邪之藥仲景治疾必不後人用滋陰之方也故往之於方而後服乃知邪去其七八則不用服藥也論中自自愈後者以可見陰之方則亦等之也一日子伊澤和軒論及之相軒說以公未說所見因書于斯下西心之方

有表裏裏者見五苓散無表裏者見大承氣氣及抵當沙表者亦實見太陽中篇十九條
班固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文子者又不思多聞厥義之美而務碎義我逃難便詞巧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子者之大患也
也錄文序 業廣河讀傷寒論者胸次當具此意

豈肯淺論陰虛而篇有三年无改於父之直文里仁而居亦有此文而注者不怪其他
取本徑為一部類編極口叔和而全篇之精義微言大義令後季莫窺焉
方有孰作條辨始割裂原文猶未甚甚是却可資攷核耳至喻嘉言尚論篇附喻氏扶疑十五則是程雲來所問而喻氏所答以余觀之所問能得其旨故系而所答却失原旨當必不足償程來問之意矣

傷寒論則論而非方書故少陽篇中論其記者數條而方則止小柴胡湯一方耳他諸篇亦論証過半其揭方於各處者欲讀者反復之錯綜之其實方藥乃其末也故仲景於方藥主治亦不拘其方引及他證及他方之義故讀者執一條之論以留看于眼則必失仲景之真目試就十東湯論之是懸飲而不言其名惟丁寧說其証取全因而知其為懸飲故讀仲景之書者不得取各處以各論之互取各條而混同論之也

△傷寒論

一傷寒論則論而非方書故少陽篇中論其記者數條而方則止小柴胡湯一方耳他諸篇亦論証過半其揭方於各處者欲讀者反復之錯綜之其實方藥乃其末也故仲景於方藥主治亦不拘其方引及他證及他方之義故讀者執一條之論以留看于眼則必失仲景之真目試就十東湯論之是懸飲而不言其名惟丁寧說其証取全因而知其為懸飲故讀仲景之書者不得取各處以各論之互取各條而混同論之也

一天陽篇曰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三陽三陰篇中皆言解時並蓋攷論中論中不拘素靈之陰陽立行唯假彼目而標其病然

太陽篇七條論
○此不明曰脈維沉
脈不得為少陰
病按少陰篇沉
脈亦少陰之脈
○此不明曰脈維沉
脈不得為少陰
病按少陰篇沉
脈亦少陰之脈

不敢廢之者法不可廢也又不可拘也故於六經篇中必揭時解之法
後人一概為陰陽之行仲景不取陰也

白自曰急曰微曰

素問熱論一日巨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
厥陰且之其次序不與仲景異下致言兩感於寒則云巨陽與
少陰俱病陽明與太陰俱病少陽與厥陰俱病云云厥氣注時
論其所配同然仲景所言其次序雖與素問同而其末不從
素問故以少陽為半表裏之部位以陽明為胃實以三陰為虛寒之
竟不同熱論三陽為表三陰為裏之治法注家往往以太陰比陽
明以少陰比太陽而解仲景之書是猶可言至厥陰少陽
必不可牽合其說至斯而而躬矣仲景之書既不可以素問牽
會立說當以仲景之書說之乃釋然冰解愚既知向陽與
太陰少陽與少陰陽明與厥陰陰陽雖異而病機相同其說
雖肥造恐不易之

頃讀三陰篇竊
少陰者猶之陰經
勿明當屬於裏

素問所言悉以經言之也仲景所說以表裏說之也而表裏有陰陽
之別也素問以陽為表以陰為裏然陽寒論中亦有以經言之者
未易一概言

是表裏之分關
逆通脈則其本元

○太陽篇自利不渴
者為太陽
少陰篇自利而渴
者為少陰
厥陰篇自利而渴
者為厥陰
○此不明曰脈維沉
脈不得為少陰
病按少陰篇沉
脈亦少陰之脈

寒極生熱厥陰乃極陰之症故往往與陽明相奪也
本篇白虎有厥症陽明多白虎有少陰之逆冷本篇有用吳茱萸湯
陽明篇亦有白虎有少陰之逆冷本篇有用吳茱萸湯
陽明篇亦有白虎有少陰之逆冷本篇有用吳茱萸湯

於厥病在裏其常也

未必不由表裏之分因之故邪亦取此經厥陰猶陽明之元所復歸
其有白虎之証者猶陽明之有中寒此說實肥造古人未有言及者
當他日經歷之久以確愚說暫筆以備遺忘

後讀尤氏貫珠集稍與愚意合者唯未比對各經而說之
故且與云少陰為太陽之表等亦與今條左以示之

太陽篇 貫珠集六才
少陰篇 又四逆散注七

一三陽篇論誤治者十中有五三陰篇不言及之嘗謂病
方屬於陰矣而其始未嘗不由於陽蓋理固然也

醫則謂夫陽

試以五臟配論
之亦肺主皮毛太陽
是也心主血脈少陰
是也肝主筋絡厥
陰是也
醫則謂夫陽

故此說亦肥造筆以俟他日之確徵

黃連以水壹斗
煮取陸升去滓溫
服壹升日叁服
金匱烏頭煎方
烏頭大者五枚煮
去皮不取咀
又小半夏湯以水七
升煮取一升半
小半夏湯以水七
升煮取一升半
微火者金匱大建中方后二烏頭桂枝湯方后二下利苦痛桂枝湯方后
大半夏湯半夏二升洗完用方后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云云
生薑半夏湯方後小冷分四服蜘蛛散方後取八分一七干姜人冬半夏丸方以生薑汁糊為丸
和實方和實燒令黑勿大過竹皮大圓甘草七分金葉也味合云云東肉和丸
升者取二升若強
人者取二升半

素病能論使之
服以生鐵洛為飲
飲字初見于此

白湯服之

白湯服之

厥陰篇第五條以下至函別為一篇題曰辨厥利吐噦病形
証治才十此不必據以構說然此以下遂無論厥陰証者又不
冠厥陰病字但以其厥證編入此篇若如白虎湯當歸四逆
瓜蒂散茯苓甘草湯麻黃升麻湯乾姜黃芩芍藥連人參湯
白頭翁湯是也此讀者尤當資攷証之端也

仲景用峻藥必於方後盡其精義讀者當仔細看
馬十束湯方後遂非峻藥見枳實梔子湯方後不怪為
勞復之劑他如大黃先煎後入之別又少少加止後服
啜熱稀粥小柴胡半夏瀉心去滓再煎桃花湯赤石脂半篩
半末分服頓服日服日再服日三服吞三夜二等精義之所

傷寒論用丸則飲服烏梅丸用散則白飲服五苓散白散
散牡蛎是必飲謂白湯也白飲謂白米飲也蓋丸入胃中自
然溶化散則直到腸胃故用白米飲不令胃氣為藥毒所
傷但文蛤散以沸散服瓜蒂散以豉湯服燒禪散以水服及
抵當丸大陷胸丸理中丸並煮丸乃不在此例矣金匱則殘簡
斷篇難取以證而更效之散下飲服者皆脫白字耶抑後
校者不知飲白飲之別耶何以言之凡金匱散藥下必云漿水
服水服酒服云粥飲服曰大麥粥汁服其曰飲服者不過

狗并髮毛甚矣道之難明也乙未九月朔
傷寒論用丸則飲服烏梅丸用散則白飲服五苓散白散
散牡蛎是必飲謂白湯也白飲謂白米飲也蓋丸入胃中自
然溶化散則直到腸胃故用白米飲不令胃氣為藥毒所
傷但文蛤散以沸散服瓜蒂散以豉湯服燒禪散以水服及
抵當丸大陷胸丸理中丸並煮丸乃不在此例矣金匱則殘簡
斷篇難取以證而更效之散下飲服者皆脫白字耶抑後
校者不知飲白飲之別耶何以言之凡金匱散藥下必云漿水
服水服酒服云粥飲服曰大麥粥汁服其曰飲服者不過

白湯服之

白湯服之

白湯服之

白湯服之

白湯服之

養子養孫

千金論服餌才八
凡服丸散不三酒水
飲者本方如此是
可通用也

八方 指婁牡蛎散而合滑石散蒲灰散滑
石白朮散猪苓散散非腸散雞鳴散
善治附子敗疔散王不留行散雞屎白散四方不曰以何服之由是
致之金匱殘脫殊甚不似傷寒猶存古色即飲上脫白字也明矣
其不曰以某服者訛脫上更加訛脫者傷寒論白散方後曰白飲服
而外臺桔梗白散方後曰飲服金匱附方茵陳五苓散方後曰先食飲
方寸匕外臺引作白飲和方寸匕服之卷此益知其訛脫
无極他可類推焉 丙申八月二日

論中有云太陽中風者有云陽明中風者有云少陰中風者有云厥陰中風者
亦未見去太陽傷寒大陰傷寒者但太陽中風有太陽傷寒者加溫針必發也
又原其初起而揭其經之類不一讀若當細看丁酉甲子
日子上雖不可拘而其云一二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日者必有深意不可
看過

太陽上篇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每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注家以陰陽為榮衛固非以為表裏
亦非是下篇論傷寒者發於陽而反下之為注家發於陰而下之為注家與此條並皆邪在表之
謂謂不然發於何所者上洛按大陰乃邪在陰之首証即陰經之表也篇中多用桂枝湯以
依是之觀之陰乃非大陰而謂之注家亦曰若直中陰証下之豈有不立發者不知大陰篇
才一條若下之必留下注者豈是難誤下未必立發也或強析上篇下篇之陰陽字以下篇所言為挾
陰証發所發求
其病而不得按
力之詳也

傷寒貫珠集跋

天保乙未八月廿三日

看詳

從來注傷寒者何啻數十家而高尚議論空教焉詞鋒就
一條以論之則或有駭人視聽者也乃取通篇以論之則往往滯礙
難通尤伏在涇蓋有深觀於斯故貫珠集之為注取一條以論之
徒似平澹似味乃又取全篇以論之則大義明通是甚異於諸
家之撰其於六經各篇之首辨一篇之大意詳悉的確可謂盤
上走珠矣其不倣注家刪汰之尤而更易篇章者別發十部津
注經之變格者高所以使人參伍錯綜之微意也其義則多本於
成注而別發明者然以霍亂編於太陽類病中婦人血室數條並
不載入者余未得其解又此書唐山以活字傳故字句間有誤訛

又三十九條大柴胡
陽明篇腹滿不
又三十九條大柴胡
陽明篇腹滿不
又三十九條大柴胡
陽明篇腹滿不

又三十九條大柴胡
陽明篇腹滿不
又三十九條大柴胡
陽明篇腹滿不
又三十九條大柴胡
陽明篇腹滿不

少陰篇真武湯條注有脫文當得善本以校之耳

差瘥 乙未九月二日 口知南林之理病愈為知亦非全愈之義金匱烏頭桂枝知湯方后云不知復如至五六其知者如醉狀

說文五篇上左部差貳也左不相值也从左參又七篇下疒部

瘥瘡也从疒差聲段玉裁曰通作差凡等差字皆引伸

於瘥按等差字恐非瘥之引伸也古瘥多作差从疒者蓋

秦漢以後之事是差本義訓貳乃不相值之義我引伸為參差

字 參差繆差 又引伸為等差字 差次也見漢書董仲舒傳注 及廣雅釋詁三 皆見說文

景論中云差皆病少愈 稟金法 於等差之義甚切

石藥綿裹 十月廿六日

仲景用石膏必云綿裹 論中或有不言綿裹者蓋係脫落 於他石藥不言

陶氏序例曰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搗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並以新

綿別裹內中其確黃朱砂非車細末如粉

唐本注諸鐵療病並不入凡散皆者取將水用之 本草文

千金一論合和丸丸用石藥及玉皆碎如米粒綿裹及湯酒中

石膏

之特於金匱於滑石代赭湯云綿裹知他方不言者脫之也

從弟高島為民曰石膏有止水逆之功按吐用石膏

而愈者其因屬胃熱然止水逆之功或有之古人未言

及但古方中有竹葉石膏湯欲吐白虎加桂枝湯條時嘔

證此等當參攷 不時之物不宜於病人

近時昇平之久飲膳家動取不時之珍以供口腹之欲甚

者冬時食瓜夏月食冰是甚可戒之最者病人尤不

可食之但負宴者却免此習亦勢也 和聖有不時不合

段玉裁

魏志張遼傳疾

小差

條刺之小差

瘥利瘥瘥温作

金匱病瘥以月日

發當以音愈設不

差當如何

又二勞之為病

夏秋冬瘥六

又三水氣瘥

瘥圖下水當時如

小差

醫說七 生 物 食 無 益 條

柴胡桂枝湯條
支節煩疼明
理論云煩疼即
熱疾

論語食時不力珍記之戒誠可三復朱熹注論語云不時
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足以傷人故不食 丙申七月十日

煩

傷寒論煩疼煩渴煩躁煩悶等被煩字者不一解
者或謂自二症愚按煩者形容某症之甚而不堪狀之字面
金匱水氣篇煩而躁是乃二症

万病一毒

吉益東洞唱万病一毒之說其源古人既說破按陶氏
本草序例云鬼神_之害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善

輕重者介

產論翼怪產

賀川氏_子駭產論翼言一條坊賣油家婦新姓至五月墮胎
後二月而腹仍便_之延師診曰是孕也婦曰自胎墮夫出賈
于外矣師曰勿疑予言胎已七八月但善自防護之可也既滿
期而果產母子皆无恙矣此蓋孿子孕而奇之又奇者按医
說_二引魏志_云李存軍妻病甚呼華佗視脉曰傷
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
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而餘日復動更呼
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当生兩兒一兒先出血生甚多後兒

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云、五雜俎卷五部范工部
訪內子得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子此古今所未見之事也
生血塊

俗言婦人生血塊者其塊走入堂下此說此段醫說卷二
非孕條所載甚類之豈其所本欤互參以備攷核

疼

陰陽別論腦痛王永日痛疼疼也按列子心者體煩是痛煩
前也痛疼並酸疼之義而欲陰痛心者疼也列子有痛字。

傷寒金匱煩疼疼痛疼重等之疼字注家不解按

疼屬表痛屬裏故有腹痛而無腹疼蓋析言則然

混言則互訓釋名疏云八疼痺也氣疼然煩也說文痠即
疼字注七

其屬表可概見或以輕重釋疼痛恐臆說也

再按疼者痛也而後人所謂解情倦怠之義我釋名所說尤切者
一身盡疼身上盡疼也嗚呼疼重今病以濕鳴之人手足解情者是也

王永注至要論食痺云食痺謂食已心下痛陰然不可名也不可忍也吐出乃止按
傷寒論中疼陰疼之疼亦是痺之謂並也痛陰不可名狀也痺疼同義可以確
思說

瘡痢同因

詳見卷三

醫說三引夷堅志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瀉則痢

不痢則瘡

夜服

醫說五洲大澤
腹痛條云蓋暖藥雖平且空腹至晚藥力已過一夜

陰氣何以敵之於晚間再進熱藥則一夜暖藥在腹遂可以
勝陰氣凡治冷疾皆如此

屎尿 溲便

說文下艸部首糞也从艸胃省律又八下尾部屎人小便

也从尾水按茵俗作矢瘡又作屎史遺失矣尾水又作

通俗文出勝白
屎

再及
骨節
痺奇下痛小腹甚
硬小便則尿也

通俗文出解曰
尾水一切經音云
十七引

傷寒論太陽中篇
一飲以火齊湯
再飲大溲
手七難小腸世
者溲而便膿血

溺並段借也便說文安也注家又訓利段為大小便之便
蓋段通利之義也漢書張安世傳五十即有醉小便殿上
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官知其不及水將水邪溲亦溺也晉語注溲
波便也後
漢張湛注素問調經論溲澀不通王水注溲澀大便溲澀小便也
溲小便也
以上皆通說而以上屎澀大便澀小便澀云便云溲似甚無分別
而傷寒論陽明篇抵當湯條屎雖鞭大便反易茵陳蒿
湯方後小便當利尿如皂莢汁狀色正赤依是攷之屎尿並
直斥其物而言云大便云小便者況言之也故有燥屎而无燥便字
猶經傳中身字与軀躬字有別便多為小便攷玉版篇溲
血字面屢見而更有便血字金匱云凡寒門遺溺失便

又熱在下焦者則尿血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及先便後血下血
便膿血桃華之類似並指大便其專屬大便可知也溲亦通言
大便倉公傳不得前後溲是也要之各有義而至渾言之
則互相通也天保丁酉三月十一日夜

虻虫

近時唱虻虫者多有之每病必投殺虫劑可謂癖矣夫虫之生以
濕熱為主儒門事親三虫之生
之生濕熱為主決九蓋去其濕則不必用虫劑而虫自下
余治婦人瘀血病數矣而本病已差後往下虫人以為虫病
即虫是不然顧病者濕瘀已去故虫自下耳以之為本事方卷
雜病篇分七
載心痛用生地黃吐利與之事余謂是亦胃中有瘀血而生虫耳

用地黃瘀血已散故虫亦不能安不然則地黃豈有殺虫之功乎
許氏不說其因故表章焉若夫急則治其標有蛇无現出者則
不在此例 三月十二日

按平脉法多神

傷寒論辨平二脉法非叔和之作

辨脉平脉三法成叔和之手云是方有執作偏之說後人無復
異議今攷二篇疑縱令非仲景之作要必古經按傷寒例
云採搜仲景首論而不及辨平中无書及之且脉經五卷載平
脉篇文題張仲景論脉也若果自著豈誣仲景之名乎大凡
叔和於其自述者曰採搜仲景古論曰重集諸可與不可
方治比之陰陽篇中此易見也 辨不可發汗者
若不加火多恐不為大柴胡也 治術竊謂叔和手淺人所補必非叔和之手

疑非仲景意
一方用大黃三兩
若不加火多恐不為大柴胡也
辨不可發汗以下文理淺謬非辨平脉之比

委道曰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与汗可下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
溺賜之法並出自張仲景早為之 其字句際雖未分仲景
叔和手有兼珠而取亦必不滅仲景之苗

說法說亦

凡古書有說法者有說變者而其言簡奧往寓微義於一字句
之際不若後人親縷般累言以盡其意嘗觀內經說法之書而非
說變之書仲景乃兼而論之也太陽受之等皆言法也說明以下遲臆
朋之徒以我之昏而疑彼之聖絕不知是為法是為變之別直斷為
叔和之潛為後人之掩抑取其不合己意而刪之僅之一部全无完膚
况不知果為仲景果為叔和畢竟肥揣焉有斷然為確論乎故
必先攷為法為變之別乃讀古經之一大法則也 三月廿日

委道曰叔和之增入者
辨不可發汗以下文理淺謬非辨平脉之比

成本傷寒論非聊攝之舊

注傷寒者執今之成本每以論成氏之謬愚按今之成本不復聊攝之舊何以言之太陽中篇太陽病先下之不愈云條成注云裏未和者然後復下之而成本經文化得裏和然後復下之又太陽病二日反躁之條成注云火熱入胃而經文化大熱入胃宋板又云小便不數及不多也而經文化反不數及多危此類不可枚舉皆後人傳寫之誤也丁酉四月朔

太陽下篇經文化作柴胡加桂枝湯四而注作柴胡桂枝湯

又五苓散條一方忍之一日乃愈四字經文无之而注釋其義又太陽少陽併病云一條成注釋肝俞以寫少陽之邪而經文脫肝俞二字

又大柴胡湯方後有二方用大黃二兩而方中有大黃二兩又太陽病以火重之二條到不解成注為到經解

厥陰篇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霍亂篇却四五日

傷寒論用字格

却者反前還始之辭曰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与桂枝湯則愈上篇曰傷寒五六日而發熱者柴胡湯症具而以他藥下之云却發熱汗出而解

已太陽中篇麻黃湯條服藥已微除發汗已脉浮數煩

渴者五苓散主之曰上五苓散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曰上桃核承氣條

服浮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太陽下篇赤石脂丸全桂枝條

反一章中不當有某証而有之者謂之反是不可枚舉有因中

有某証而謂之反者若不錯綜參伍往往於一章中強立說便礙滯

唯通令揭於斯截結無陽証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太陽下篇

太陽篇服藥胡抄已渴者屬陽明才七十條

合論見陽明

是就結胃有躁煩而言也 陽明病瀉後有潮熱反不能食者

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 陽明篇 是對篇中寒有不食而言也

太陽中言發熱則狀以合論字陽明病則以蒸字 氣條

調胃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寒字有三義

寒是風寒之義我如傷寒是也引伸為寒之義又有

謂邪為寒者如胸中有寒丹甲有熱 表有熱裏有

寒 太陽下篇白 是也有謂飲為壞者此為胃有寒也 千

金作此以內有久痰可證也他如金匱痰飲門脈維久弦志寒

也脈弦數有寒飲也皆痰飲之義或斥心蒂數條寒

字為邪義証以邪在胃中病在胃中 然直有

指其証者有沈言其病者寒者直指 邪云病云者

沈辭也丁酉四月書

用升陽散火訣

色黃者胸有 寒 金匱 經絡

升陽散火主治胃肝熱乘肺全一句即此証之要訣蓋少
陰^病下利腹不^其熱實手臂^禮戰掉口舌^中乾涸微喘短氣攻圍
不可補亦不可清涼不可溫補者宜此湯若夫執义手冒胸之語
始用之則遲况此疫中見此証恐屬不治遂非此湯之所治丁酉

理苓湯非仲景之意

柴苓湯元危亦林得効方胃苓湯婦人良方又回春有芍藥理苓湯醫此三方

世皆用之得効不為少余按上三湯未必為失方意唯理苓湯
恐非仲景意何以言之曰霍亂^謂者曰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
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霍亂其言如此乃知合三方而用

隨

之必非仲景立方之意 四月十九日

讀成注傷寒論

古注經傳於一字一句細攷其義則往有踈謬可笑者矣而
攷之通篇必無礙滯必凡物得其小體易得其大體難故
注晚近注家動陷於礙遂失其大體者唯注者為
然讀^在者亦有此弊傷寒論神妙不測之書自金元以下注家數十
至今時精密極矣讀^者亦喜其精細古注^者迂濶不知於一字句上
精者於通篇反無有礙滯不通者耶攝成氏始注傷寒其所
平易質直大有古人注經之風後人乃謂順文解釋陶節豈
以其簡易不盡故間有踈謬故欤是知而不知二也何以言

漢儒注經猶時有踈漏况其下乎數其一失而棄其他則亦何所不有是不必論焉成注既有古人之凡又且本之一字句上則間有踈謬救之通篇乃發帶之深感不似晚近斲空徒逞詞鋒句之乙之以備他日瀆傷寒論之搜索其本丙申醫學躋壽欽所影元板摸刻本也丁酉四月廿九夜

附子

附子温經見太陽上篇條破癥取積取火見本草經下品藥

逐皮內水氣見太陽下篇去桂加白木湯方後日其人如冒狀勿怪此以附子

亦併走皮內逐水氣未得除故使之耳

內因病先治氣而後治血

素問說日數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移精變氣

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日已

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玉版論要

當是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玉機真藏

韓非子十七定法篇於人不食十日則死按此与平

人絕谷篇七日之數異

動脈靜血脈

荷蘭本所云動血脈者即陽絡也靜血脈者即陰絡也陽絡

高其氣者十日已者
十日之天氣周而
病可已

管子

卷八

陰終見百病始生篇及廿六難

人謂命難六曰命難

難者七十曰命難也人謂命難六曰命難

命難六曰命難也人謂命難六曰命難

其見大經者命難六曰命難

命難六曰命難也人謂命難六曰命難

命難六曰命難也人謂命難六曰命難

命難六曰命難

命難六曰命難也人謂命難六曰命難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